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中)

[法国]罗曼·罗兰 著 韩沪麟 译

Jean-Christop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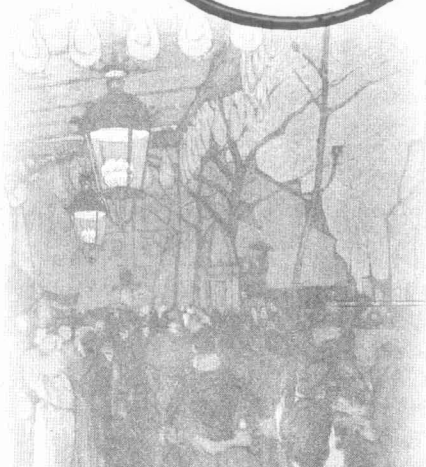
译林出版社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中)

[法国] 罗曼·罗兰 著 韩沪麟 译

Jean-Christophe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翰·克利斯朵夫 / (法) 罗曼·罗兰 (R. Rolland) 著; 韩沪麟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3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Jean-Christophe
ISBN 7-80567-999-1

I. 约… II. ①罗… ②韩…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8149 号

书 名 约翰·克利斯朵夫
作 者 [法国] 罗曼·罗兰
译 者 韩沪麟
责任编辑 史振宁
原文出版 Editions de Minuit, 195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p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9.75
插 页 8
字 数 1215 千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999-1/I·634
定 价 (平装本上中下)60.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次

中 卷

Ⅲ 解脱	1
作者与自己的影子(克利斯朵夫)对话	93
广场上的集市	99
I	101
II	184
安多纳德	283
屋内	373
I	375
II	436

III

解 脱

周围不再有任何人了。他的所有朋友都离他而去。通常，在这艰难的时刻，亲爱的高特弗里埃总是会前来帮他一把，况且此刻他又是那么需要他，可他已经走了几个月，而且这一回是一去不复返了。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从遥远的乡村发来了字体又粗又大的一封信，路易莎从信中得知，她的哥哥死了；这个小流动摊贩身体本就孱弱，还不得不疲于奔命，终于死于流浪途中。人们把他安葬在当地的一个公墓里。这个眼明心亮的铮铮汉子，是克利斯朵夫最后一个朋友，原本在精神上对他是一根支柱，如今也坠入阴曹地府了。他彻底孤独了，只能与一个年迈、和他的思想完全隔膜的老母亲为伴，母亲只能爱他，但完全不能理解他。他的四周是莽莽苍苍的德国大平原，犹如毫无生气的大海。他每次欲振作精神借以摆脱困境，结果总是陷得更深，而与他格格不入的城里人却眼睁睁地看着他沉溺下去……

正当他在挣扎之际，沉沉的黑夜突地划过一道闪电，大音乐家哈斯莱的形象跃然出现；那个他孩童时代的崇拜偶像，如今在德国已享有赫赫盛名了。他回忆起哈斯莱曾经给他许下过的诺言，于是便孤注一掷，立马想去依傍这座靠山。哈斯莱可以拯救他！哈

斯莱应该拯救他！他对哈斯莱究竟有何求呢？不是救急、不是钱、也不是物质上的其他帮助，什么也不是，他只需要他的理解。哈斯莱也曾像他一样遭遇过世态的炎凉。哈斯莱是一个精神的解放者，他应该理解另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正在被德国的平庸之辈仇视，乃至窒息而死的悲惨境遇。他俩是同一个战场上的战友。

想到这里，他便立即付诸行动。他告诉母亲，他要出门一个礼拜，而且当晚就坐火车到德国北方一个大城市去，哈斯莱正在那里担任乐队指挥^①。他再也等不及了，那是他为求生的最后一次努力。

哈斯莱已经成大名了。他的敌人并没有缴械投降；不过他的朋友却嚷嚷说他是继往开来最伟大的音乐家。他被拥戴者与反对者包围着，不过这些人都很荒唐可笑。由于他的个性不那么坚强，前者使他变得软弱无力，而后者又使他恨恨不已。他不遗余力特地创作一些乐曲，让批评他的人怏怏不乐，逗得他们哇哇直叫；他就像专爱恶作剧的顽童似的。这些恶作剧往往也确实十分低级趣味的，他浪费自己的天才写出这些古怪玩意儿，使所谓的权威人士气得七窍生烟；更有甚者，他还偏爱采用、改编荒诞不经的下乘之作，离奇古怪的题材与暧昧不清、行为不端的场景；总而言之，一切有损于良知与常情常理的东西，他都要染指。他看到那些有产者大惊小怪就高兴，而这些人永远也识破不了他的真正意图。德皇陛下也前来干预艺术，他带着暴发户和亲王们的傲慢无理与自以为是的态度，认为哈斯莱享有盛名是社会的耻辱，不放过任何机会对他那肆无忌惮的作品表示冷漠和轻蔑。哈斯莱对圣上的否定态度既恼又喜，因为在德国艺术的先锋派看来，来自官方的反对几乎是另一个角度的认可，于是便更加起劲地唱反调。他每有新作问

① 原为德文。

世,他的朋友们就齐声喝彩,高呼是天才之作。

哈斯莱那个圈子的主要成员都是文学家、画家和颓废的批评家,他们当然都卓有成效地代表反叛的党派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这股反动势力体现了传统的思想和国家意识,一直雄踞德国北方;不过,反叛党派在斗争中强调独立自主的精神往往也过分的点儿,以至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他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锋芒所指势如破竹,但却不够聪明,更缺乏审美情趣。他们很难从自己营造的虚幻的理想中摆脱出来,结果只能是像某些艺术团体那样,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他们对自己,对上百个读他们刊物、稀里糊涂、人云亦云的傻瓜制定帮规,统一口径。他们把哈斯莱捧上了天,使他得意忘形,其实是害了他。他不分良莠地把在脑中稍纵即逝的一切乐思都全盘接受,虽说他暗忖有些东西并不够他自定的水准,但却认为仍比其他作曲家的作品高明。诚然,就一般而言,他的这个想法也反映了真实情况,但不能说它就是健全完美的,带着这种偏见也难以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来。哈斯莱骨子里根本瞧不起任何人,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都瞧不起。这种蔑视与嘲讽影响了他本人及他整个人生。就因为从前他曾相信过童贞和义举的种种表现,如今似乎大彻大悟,于是更加陷入带有嘲讽意味的怀疑主义泥淖而不可自拔了。他既没有能力使自己信念免受时光的侵蚀,又不能自欺欺人地去相信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因而只能热衷于嘲讽过去的愚昧。他具有典型的德国南方人的性格,温温的、软软的、宠辱皆惊、冷热难当,为了保持精神平衡,需要宜人的气候。他意识不到自己偏爱美味佳酿、闲适懒散的生活,以及缠绵悱恻的思绪,但他的艺术却体现了这些特点,尽管他为了迎合时尚而写出的一些颓废作品中仍不时迸射出他英才天纵的熠熠光辉。他比任何人更清楚自己在堕落,其实也只有他一个人才能感悟到,尽管这样的时刻不多,他当然也力图避免出现。这种情形出现时,他的阴暗心理就作祟,一心想着自己,担心自己的健康,并且

愤世嫉俗，对所有以往能激发他的爱与恨的一切都抱着漠然视之的态度。

克利斯朵夫前去寻找精神寄托的，便是这么一个人。在一个阴冷、多雨的清晨，他抱着无限的希望来到大音乐家居家的城市，在他眼中，此人就是艺术上独树一帜的象征。他期待音乐家会对他说一些友善而勉励的话，他需要听这样的话以继续投入他那毫无成果，然而又是必要的战斗；任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都该向社会进行这样的战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放下武器，就如席勒所说：“你与群众交往中，惟一不后悔之举，便是战斗。”

克利斯朵夫实在是急不可待了，他在车站附近随便找了一家旅馆，放下行囊便奔到剧院去打听哈斯莱的住地。哈斯莱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城郊。克利斯朵夫啃了一小块面包就乘电车前往，走近目的地时，他的心突突直跳。

哈斯莱住处的街区，房屋建筑怪异而别致，现代德国人的博学和野心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在建筑风格上殚精竭虑以显示才华。在普普通通的街区中，一条条平直的路并无特色可言，然而却突兀地耸立起埃及的地下墓穴、挪威的小木屋、隐修院的回廊、棱形的堡垒、万国博览会的场址，还有大肚子似的房子，没有立柱，半身埋在地里，阴森森的，仅睁着一只巨大的眼睛，四周围着地牢般的铁栏，嵌上一扇潜水艇式的矮门，上面钉上了一个个铁箍，在蒙着铁丝网的窗棂上，装饰着奇形怪状的镂金图案，正门门楣上蹲着令人生畏的巨兽，处处都贴着蓝色珐琅质方形瓷砖，五光十色的碎石镶嵌出亚当和夏娃的图像，屋顶上盖着各种颜色的瓦；除此而外，还有宫堡式的房屋，最高一层呈雉堞状，屋脊上砌着怪模怪样的动物，一边没有窗户，另一边却露出一个个大洞，有正方形、长方形，就像一个个伤口；在一面空无一物的大墙边上，有几个女神出其不意地托起一个巨大的阳台，仅有一扇窗户，阳台的石栏杆上

探出两个蓄着头发和胡子的尖尖的老人头，那是柏克林创作的鱼人。这些“牢狱”中的一座有点儿像埃及法老的寝宫，盖着低矮的二层楼，正门有两个裸体的巨人支撑着一个三角门楣，建筑师在上面写了两行字：

艺术家显示了他的天地，
继往开来，独此一家！

克利斯朵夫心里只装着哈斯莱，不无惊恐地望了望那些玩意儿，根本无意去探个究竟。他走到他要找的那幢房子跟前，发现这是一座按卡洛林王朝风格建造的极为简单朴素的房子，但内部装修却很浮华庸俗；楼道上，由于暖气开得过足，空气很沉浊；电梯很小，克利斯朵夫不想乘，而是忐忑不安、哆哆嗦嗦地一步步登上五楼，好给自己的这次拜访作一些心理准备。在登楼的当儿，往昔与哈斯莱会面的情景、儿时对他的崇拜、祖父的形象都一齐映现在他的脑海里，恍如昨日。

他前去叩门时，时近十一点钟。一个举止颇像管家^①的精干练达的女仆招呼克利斯朵夫，她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看，然后声称：“先生累了，不能会客。”后来，大概克利斯朵夫脸上流露出的纯真和失望表情让她动了恻隐之心，因为在她傲慢地对克利斯朵夫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之后，脸上线条明显变得温和多了；她把克利斯朵夫引进哈斯莱的书房，然后说她去安排先生接见。说到这里，她对他做了一个媚眼，合上了门。

书房的四面墙上挂着几幅印象派的画和法国十八世纪风情题材的镂版画，因为哈斯莱自称对艺术门门在行，他听从圈子里人的

① 原为意大利文。

提示,对马奈^① 和华托^② 都欣赏。室内的家具也同样流派各异、风格杂陈,在一张十分漂亮的路易十五风格的写字台四周,围了一圈“新潮派”沙发椅,还有一张东方风格的长沙发,上面花里胡哨的靠枕堆积成小山似的。室内的几面门都镶着镜子,在壁炉檐正中端放着一尊哈斯莱的胸像,两旁和博古架上摆着日本的小摆设。独脚圆桌上有一只盆子,里面盛着一大堆照片,有女歌手的,女崇拜者的,以及他的朋友的,上面都写着警句格言或热情的赞辞。写字台上凌乱不堪,琴盖打开着,博古架上沾满了灰尘,到处都是烧了半截子的雪茄。

克利斯朵夫听见隔壁房间里传来了闷闷不乐的叽里咕噜声,小女仆扯着尖嗓门在说服他,显然,哈斯莱不大情愿露面;同样明显的,是那位小姐自作主张要哈斯莱会客的;可以听得出,她与他说话无所顾忌,极为随便,她那尖嗓门穿过板壁长驱而入。克利斯朵夫听见她对主人说了一些唐突无礼的话,心里很不以为然,但大音乐家并不生气。相反,他受到顶撞似乎还挺高兴。他边埋怨,边戏逗小姑娘,故意引她生气。克利斯朵夫终于听到门的开启声了,哈斯莱拖着蹒跚的步子走了进来,一边还在叽里咕噜地开着玩笑。

他进门后,克利斯朵夫感到一阵揪心似的难受!他原本是认识他的,可现在怎么认不出来了呢!他明明是哈斯莱,可分明又不是他。他的额头照旧宽宽的,没有一丝皱纹,脸上也没有一个皱折,活脱个孩子脸;可是,他谢顶了,体态臃肿,皮肤发黄,神情倦怠,下嘴唇有点耷拉下来,嘴巴撅起,仿佛在赌气,他的双肩弓起,两只手插在凌乱不整的上装口袋里,脚下踩着拖鞋;他的衬衣鼓在短裤裤腰上,甚至纽扣也没全扣上。他睡眼惺忪地望着克利斯朵

① 马奈(1832—1883),法国著名画家。他成功地完成了库尔贝的现实主义到印象主义的过渡。

② 华托(1684—1721),法国著名画家。画风富于抒情性,具有现实主义倾向。

夫，而当年轻人吞吞吐吐地通报姓名时，他的眼神丝毫没有变化。他机械地挥挥手，也不说话，用头示意克利斯朵夫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自己叹了一口气，瘫坐在长沙发上，把靠枕垫在自己周围。克利斯朵夫接着说道：

“我曾有幸……您曾好意……我是克利斯朵夫·克拉夫特……”

哈斯莱埋在长沙发里，两条长腿交叠着，一双瘦骨嶙峋的手叠放在右膝盖上，其高度几乎顶着他的下巴颏了。他答道：

“我不认识。”

克利斯朵夫感到喉头发紧，于是向他讲述上次会面的情景。他平时追忆这些亲历的往事就不是很流畅的，眼下就更受罪了：他说得颠三倒四，找不到词儿，自己也不知说了些什么，仅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哈斯莱一任他支支吾吾地往下说，一双茫然而冷漠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等克利斯朵夫说完了，他又摆动了几下膝盖，仍然一声不吭，仿佛等克利斯朵夫再说下去似的。隔了片刻工夫，他才开口道：

“嗯，回忆并不能使我们变得年轻……”

他伸了一个懒腰，又打了一个哈欠过后，补充道：

“请原谅……没睡好……昨晚在剧院吃宵夜……”

他又打了个哈欠。

克利斯朵夫原本希望哈斯莱能对他刚才忆及的一段往事好歹也提几句，可是哈斯莱对此毫无兴趣，他三缄其口，也不对克利斯朵夫的身世提出任何问题。打完哈欠之后，他问道：

“您来柏林很久了？”

“我早上到的。”克利斯朵夫说道。

“哦！”哈斯莱惊呼了一声又戛然而止，“住在哪家旅馆？”

他似乎并不打算得到答案，懒洋洋地支起身子，把手摸到电铃上，按下去。

“对不起。”他说道。

小女佣趾高气扬地走进来。

“凯蒂，”他说道，“你今天真想取消我一顿早饭吗？”

“您在待客，总不会要我把吃的端到这儿来吧？”她说道。

“为什么不？”他朝克利斯朵夫的方向俏皮地挤了挤眼睛，“他养我的脑子，我养我的身子。”

“让外人看您像动物园野兽似的进餐，您不害臊吗？”

哈斯莱非但没生气，反而笑了；他更正道：

“应该说像家养的动物那样……去拿吧，”他跟着又说道，“我连害臊统统咽进肚子。”

女仆耸耸肩，退了出去。

克利斯朵夫看见哈斯莱绝口不问他在干什么，便设法与他攀谈。他说到外省生活的艰难、市民的平庸、偏狭、不领世面。他竭尽全力使哈斯莱对他崩溃的精神状况有所感触。哈斯莱瘫在长沙发上，头向后仰，靠在一只枕垫上，微闭着眼睛，任凭他往下说，似乎不在听；他时不时地抬起眼皮，冷冷地说几句俏皮话，嘲讽外省人，实际上是阻止克利斯朵夫掏出肺腑之言。凯蒂托着早餐盘子走进来，上面放有咖啡、牛油、火腿什么的。她气鼓鼓地把托盘放在写字台上一大堆乱糟糟的纸张中间。克利斯朵夫等她出去之后又继续他那结结巴巴的陈诉，让他接着往下讲真够难为他的了。

哈斯莱把托盘拉向自己，自斟咖啡，呷了几口，然后用温和、亲切而又稍带轻蔑的口吻打断克利斯朵夫说话，问道：

“来一杯咖啡吗？”

克利斯朵夫婉谢了。他力图把谈话进行下去，可是他愈来愈局促不安了，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再说哈斯莱那进食的模样也实在使他思想难以集中：他一只手托着碟子，高及下巴，像孩子那样使劲嚼着另一只手上拿着的牛油面包和火腿。克利斯朵夫终于说到了他创作的乐曲，说他曾经为黑贝尔的《犹滴》写过一首

序曲。哈斯莱一直爱听不听的，这时他才问道：

“什么？”

克利斯朵夫重复了一遍曲名。

“啊！好嘛！好嘛！”哈斯莱说道，把手指夹着的面包浸到咖啡杯里。

接下便是僵局。

克利斯朵夫泄气了，正准备起身要走，转而又想从这么老远白白来一趟未免不甘心，于是鼓足勇气，吞吞吐吐地请哈斯莱听他弹几首他作的曲子。哈斯莱还没等他说完便断然拒绝了。

“不，不，我对钢琴是外行，”他带着挖苦，又有点儿冲人的口吻说道，“再说我也没有时间。”

克利斯朵夫的眼泪往上涌，但他暗暗发誓，在没听见哈斯莱对他的作品的评价之前，他决不离开他家。他惶恐不安而又愤愤然地说道：

“我请您原谅；可这是您从前曾答应过我的，我也是为此专程从德国内地来到柏林的：您该听听我的作品。”

哈斯莱还不大习惯听别人对他用这种口气说话，可他看见眼下这个倔犟的小伙子气得满脸通红，像是马上就要哭出来了的样子，觉得挺有意思，便不胜厌烦地耸耸肩，用手指了指钢琴，无可奈何地说道：

“那么……就请吧！……”

说完，他又把自己埋进沙发，仿佛想睡一觉似的，用拳头敲敲垫枕，放在伸长的胳膊下面，眯上眼睛，旋即又睁开一刻，估猜一下克利斯朵夫从兜里掏出的乐谱有多少分量，轻轻叹了一口气，这才准备耐着性子听了。

克利斯朵夫感到一肚子委屈，怯生生地弹起来。哈斯莱很快便睁开眼睛，支起了耳朵，像一个艺术家发现了一件美的东西，引起了职业上的兴趣，不由自主地提起神来。一开始他什么也没说，

一动不动，但他的眼神变得有精神了，抿紧的嘴唇也牵动了一下。接着他完全醒悟了，含混不清地惊叹了几声，虽然不成句子，但其声调却明确无误地道出了他的想法；克利斯朵夫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述的喜悦。哈斯莱不再盘算对方弹过几章，还剩多少了，等克利斯朵夫弹完一曲，他说道：

“下面呢……下面呢！……”

他的话里开始有点人情味了。

“不错，这不错！……有意思！……妙极了！……活见鬼！”他惊讶了，咕哝着说道，“这是什么呢？”

他从长沙发上直起身子，向前探着脑袋，用手拢住耳朵，自言自语地满意地笑了；他听到某些怪异的和声后，微微伸出舌头，仿佛想舔嘴唇似的。一声出其不意的转调又使他被什么刺了一下，他惊呼一声猛地站起，向钢琴走去，坐到克利斯朵夫身旁。他似乎不知道有克利斯朵夫这么一个人似的，只顾想着音乐，俟一段乐曲声止，他抓起乐谱，看起这一页，接着又翻下一页看，仍在自言自语，又是赞叹又是惊叹，好像书房里就只有他一个人：

“活见鬼！……这家伙从哪儿想出这些玩意儿来的？……”

他用肩膀顶开克利斯朵夫，自顾自地弹起其中的几个章节。他的手指在钢琴上显得十分优美、柔软和轻捷。克利斯朵夫盯着他那双细腻、瘦长、保养得很好的双手，觉得这双手焕发出一种病态的高雅气息，与他整个人很不协调。哈斯莱弹到某些和弦处停下，重弹一遍，眨眨眼睛，舌头咂得嘚嘚地响。他又用嘴唇咂了几下，学着乐器的声音，边弹边叹，感叹声中高兴与气恼参半。他不自觉地显露出内心的激动与嫉妒，同时，他似乎又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虽然他没把克利斯朵夫放在心上，始终在独言独语，但克利斯朵夫却已兴奋得脸上泛出红光，自然而然地相信哈斯莱的赞叹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他道出了创作的来由。起初，哈斯莱对年轻人

说的话毫不在意，仍在大声发感慨；后来，克利斯朵夫的叙述中有几句话打动了，他沉默了，目光虽仍漫不经心地盯着随手翻阅的乐谱看，但却注意在听了。克利斯朵夫愈说愈带劲，最后竟无所不谈了：他天真而激动地谈到了今后的打算和他眼下的生活。

哈斯莱又悄悄地露出讥讽的神色。他让克利斯朵夫把乐谱拿回，臂肘支在琴盖上，一只手捂着额头；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克利斯朵夫以年轻人的热情和迷惘评点自己的作品。此刻，他想到自己的草创阶段和早年的希望；又想到克利斯朵夫对未来的憧憬以及等待他的失望与周折，不禁苦涩地笑了。

克利斯朵夫垂下眼睛说话，就怕说岔了嘴。他看见哈斯莱静静听着，备受鼓舞。他感觉到哈斯莱在凝视他，注意听他在讲；他觉得他俩之间冷冰冰的隔膜融化了，心里充满了喜悦。他说完后，羞怯又挺自信地抬起头去看哈斯莱。不料哈斯莱正直愣愣地在盯着他看，目光阴沉，含讥带讽，毫无善意，使他心里刚刚萌发的一点儿喜悦像早生的嫩芽那样旋即给冻坏了。于是他不吱声了。

一阵难堪的沉默过后，哈斯莱冷冰冰地说话了。他已判若两人。他故意对年轻人摆出威严的神色，无情地讥讽他的计划、对成功的渴望，仿佛是嘲讽自己似的，因为他在克利斯朵夫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他冷酷无情地摧毁克利斯朵夫对生活的信念，对艺术的信念，以及对自己的信念。他不无痛苦地以自己为例，辱骂自己的作品。

“尽是一些猪食，”他说道，“是专门喂给那些猪吃的。您认为世上真正喜欢音乐的超过十个人吗？还有这么一个吗？”

“我就是个！”克利斯朵夫激动地说道。

哈斯莱看着他，耸耸肩，不胜厌烦地说道：

“您将来也与别人一样，别人如何生活您也会如何生活的。您会与别人一样拼命想往上爬，寻欢作乐……而您这样做也没错……”

克利斯朵夫欲想争辩，可是哈斯莱打断了他的话，又拿起乐谱，开始尖锐地批评他刚刚赞扬过的作品。他刻薄而严厉地指出那些确实存在的疏忽之处、笔误、鉴赏力和表现力的欠缺之处，这些都是年轻人没有留意到的；除此而外，他还对作品胡乱地指摘一通，完全像出自心胸最狭窄、思想最落伍的音乐家之口，哈斯莱本人在一生中也曾深受其害。他问这一切的意义何在，那简直不是在批评，而是在彻底否定了，仿佛他是在带着仇恨尽量消抹掉作品在他下意识中所产生的印象似的。

克利斯朵夫惊惶失措了，他也不想再争辩什么了。他在自己所尊崇、所敬爱的人的口中听到了让人脸红的胡言乱语，他又如何作答呢？再说，哈斯莱是一句逆耳的话也听不进去的。他站在那儿，神情古板，手上拿着合起的乐谱，两眼无神，嘴抿得紧紧的。临了，他仿佛又忘了克利斯朵夫存在似的，说道：

“啊！天下最不幸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你。”

克利斯朵夫激动无比，猛地转过身子，把手放在哈斯莱的手上，心里充盈着爱，接着说道：

“还有我哩！”

可是哈斯莱的手根本没有反应，方才，他听见了年轻人的呼声，内心虽有所触动，可他那对死盯着克利斯朵夫的无神的眼睛却没有闪出丝毫光点。他的心目中讥讽和自私又占了上风。他上身礼貌而滑稽地微微牵动了一下以示敬意：

“不胜荣幸！”他说道。

克利斯朵夫暗忖：

“我才不在乎哩。你以为我会为了你而庸庸碌碌过一辈子吗？”

哈斯莱站起来，把乐谱扔在钢琴上，迈开两条抖索的长腿，又坐回到长沙发上了。克利斯朵夫知道哈斯莱在想什么，也敏感到了它的隐痛所在；他高傲地声称，有些人无需为大家所理解，有些

人的心灵就抵得上整个民族；他们代表全民族思想，而他们所想的，正是全民族思想的方向。可哈斯莱再也听不进去了。他的内心已日渐消沉，因此他的精神也变得麻木委顿；而克利斯朵夫的心理太健全了，他不能理解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的这一个回合是输掉了，可是他刚才几乎要赢了这一局的，因此很不甘心。他孤注一掷地想把哈斯莱的情绪重新煽动起来，于是又拿起乐谱，欲把哈斯莱指出的欠妥之处解释一番；哈斯莱埋在沙发里，阴沉沉地一声不响：他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只等这次会见早早结束。

克利斯朵夫感到再呆下去也没意义，话说到半当中就不往下说了。他卷起乐谱，站起身。哈斯莱也站起来。克利斯朵夫满面羞色，怯生生地表示歉意。哈斯莱微微欠身，表露出傲慢和厌倦的神色，把手冷冷地而又不乏礼貌地伸给他，送他到门口，连一句挽留或是再次邀请的话也没说。

克利斯朵夫心灰意懒地又回到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他下意识地穿过两三条街之后，走到把他带来的那个电车站。他机械地登上电车，瘫软在座位上，胳膊和腿都像折断了似的。他无法思考和集中思想了，只得什么都不想。他害怕正视自己。眼前一片虚无。这虚无包围着他，在这个城市中弥漫。迷雾和大片大片的房舍使他窒息，他简直透不过气来了。他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里，尽快离开这里，仿佛逃离这个城市，他也就把在这里引起的痛苦的失落感甩掉了。

他回到旅店时还不到十二点半钟。两小时前他踏进这家旅店时，心里是多么亮堂啊！现在却是暗无天日了。

他没吃午饭，也没上楼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去结账，照付一夜的房钱，并说马上就走，惊得店主目瞪口呆。他向克利斯朵夫解释说用不着那么急，他要搭的那班火车过几个小时才开，还不如在旅